鳳樓集 卷之一二

gift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4 1958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雲養山房藏

鳳棲先生集

朴齊純 簽

聖人之門設科者四而專言則一而已矣何者蓋蘊之則爲德行發之則爲政事言語以明之文學以傳之四科德行其不猶四德之仁乎觀於夫子之以四代禮樂答顏淵爲邦之問而知顏子之亦兼乎政事也特未及乎吐辭爲經耳然自聖門諸子已不免一長之目況聖遠道隱眞儒不作一藝成名尚患未能惡能兼此四者乎近世鳳棲兪先生出於老洲吳先生之門十一歲受皇考復元齋之訓則曰聖人亦人耳何嘗兩其口而四其目哉人無有不可爲聖人者及受大學於師門則曰章句曰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盡字須著眼看極字須著眼看無一毫字須著眼看合而言之

程子所謂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者也由是發憤自奮其爲學也立志以定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其始終天分悟解剖析精微則毫分縷解探索賾隱則燭照數計如大學傳十章好惡義利之界爲四破中庸鬼神對天人讚說詩洪範演諸篇皆發前未發足爲後學之指南者也其得於己而蘊於中者如是故其發於言而著於文者無一非適用之道如因制關防二策及時務篇復四郡私議諸篇雖不見採用皆切於當時之務非世儒之所能言者也文章又高妙因文入道以道爲文文道合一辭理俱到聲氣鼓動有精采有風神粹然以六藝爲歸裁翦精密

卓然自成一家向所謂四科者於是乎純備矣楊子曰在則人亡則書讀是書者自知此言之不妄而孰不曰命世之通儒乎先生胤子大有一日謂鶴曰先人遺稿尚無弁文而及門諸公今無可屬此者子其圖之鶴辭謝不敢則曰毋子非私淑者乎非子爲而誰爲竊念鶴雖不幸不及親炙平生所誦法者先生之道則亦先生徒也托名於此顧不禁且幸歟懼不足以形容其萬一則畧舉體用之可得而言者以告四方學者使知求先生於四科而又知四科之本乎德行則庶乎近之云

隆熙己酉秋七月上澣後學安東金鶴鎮序

鳳棲集總目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序記跋題引銘箴
卷之四
祭文哀辭
雜著

卷之五
雜着
卷之六
雜著
讀書記上
卷之七
讀書記下
誌碣
卷之八
行狀記述傳

詩
跋文
附錄

鳳棲集卷之一目錄

書

上老洲吳先生 三
上淵泉洪先生 五
上臺山金先生 三
上宋剛齋
上洪梅山
與李奉朝賀 輝正
與李成伯 三
與李用余

答趙穉文
與李景受
答洪聖用
與洪景顏
答洪憲文
與申幼安
答沈君憲

鳳棲集卷之一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書

上吳先生 庚寅

浹旬摳衣不無一二所得而拜違侍右倏忽月餘烏頭之力去而愈淡嚮風馳義日以勤止而不敢弛也伏惟日下道體候萬安莘煥去月四日歸自都城將老如前閒復温理大學才已了工固將繼而讀論語以及孟子中庸一依朱子之

訓而語孟二書皆非家中所有者也溪山之中四求不得而中庸一部適在架上故不得已而謀所以專力於此如吳德溪之為耳大抵近日郊居別無閒漫酬應惟聖賢文字是對宜若有一半分長進而日用之閒悔吝山積一一點檢槩乎是人心之流而為人欲者而發於天理者絕無而僅有矣夫讀書窮理將以去箇欲字而心口之不相應如此讀書而不得其力則焉用是讀書為哉是將有病源之所在亦將有對症下藥之道不識先生不以再三為瀆而復賜竭其兩端之教否不憤不啓固是聖賢之法門而鈍根下乘亦不能不待於教宗之一回普說幸有以下諒也

上吳先生 辛卯

語類訓門人謹依下教時時披閱而眩暈之證近又稍劇每日所閱不過十餘板而亦不能子細窮究奈何慢火之喻語類果有之矣誘掖至此誠荷垂念之摯而烈火鍛煞前所未有只以慢火煉丹丹亦有可成之望耶且因訓門人一語而有所瞿然者所引道家以昏困倒靠爲死腰坐及小南和尚靠倚而坐被其師得恁地無脊梁骨之誚是也自嬰疾病以來無日不昏困倚靠怠惰放肆惟其所向得不爲二氏之所笑乎持敬功夫久却如此凡看文字將窮究不得就令窮究而有些所得亦將無所湊泊不爲己有然則近日所事適足

爲消遣法而已何益之有哉雖然此箇文字不離乎目則心亦不忘手善雖時時披閱不免爲消遣法其亦猶賢乎已耶自顧近日模樣真所謂天之所廢而一息尚存不容自棄故敢此請教不知先生其亦有爲之謀者也否

上吳先生 壬辰

莘煥近住竹裏館而時時與李生明九相對校書之暇頗有講論館是郭有道昨宿處生又不聞可知爲安定弟子此可以少慰瞻慕之懷耶間往懷德拜宋祭酒丈而去時取道巴串來時取道俗離歸才三四日矣古人所謂看好山識好人於此一行而兩得之矣其所以宣暢壹鬱者凡八九日病亦

有減而無添殊可幸也今者之行有恍然澳悟者龍游洞玉樑洞皆是嶺湖之間奇絶之名區也前此亦嘗聞之而無人指導不免過其地而不入龍游玉樑亦不能無待於指導之入況於斯道乎道之廣大不知有幾箇龍游幾箇玉樑一一指導俾不至於過而不入深有望於先生不倦之仁也

上淵泉洪先生 戊子

大學明德章句虛靈不昧所以訓明字也然則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爲德字之訓可乎

人之所得乎一句正訓德字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三句俱訓明字若但以虛靈不昧四字爲可以全釋明

字則是釋氏之真空定慧莊周之虛室生白皆足以爲明德是豈吾朱子分金秤出之本旨哉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竊嘗以此二句分體用看蓋陳定宇有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之說也有難者曰農巖先生以爲虛靈知覺各有體用則不可以靈爲體而以知爲用也以愚所見則二說似並行而不相悖未知如何

竊考朱子之論仁義也有以仁爲體而義爲用有以爲仁有仁之體用義有義之體用（仁爲體而惻隱爲用義爲體而羞惡爲用）者至解太極圖之中正仁義則又以義爲體而仁爲用蓋此理本自活動若隨其所指而善看無礙則四面八方無不可通

如其不然而徒執一字一句之異同互相詆訾則雖古聖賢之訓亦將見其齟齬窒礙矣由其虛靈是以能有知覺則陳壽翁之說固非無據動處固未嘗非虛靈之發靜時亦自可驗知覺之存則農翁揭訓亦不容有異來教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見得明透

上淵泉洪先生

懷刑謂畏法法者所以厲中人畏法何足爲君子耶

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者表記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也何可以畏法之故不得爲君子乎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朱子載其言于小學

志於道注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語人倫而遺庶物語用而遺體者何也

語大者可以統小語近者自當該遠語人倫而不及庶物無可疑者若以體用而言則從上聖賢皆於日用上教人做工而體則自在其中未嘗如後世說性理者之開口便說太極一原使學者騖躐於微妙高遠不容言語之地也

克己復禮爲仁注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蓋所以全貼爲字其心之德貼仁字然則此爲仁當與下文爲仁一般看語類所謂如可以爲仁之爲者豈初年未定之論耶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一句固釋克己復禮爲仁之語

也然語類謂此為字與下文為仁由己之為字不同者非止一處黃慈谿以此注所謂為仁者當指為仁由己之為仁其說雖似有違於集注訓詁之次第而其意則亦有可採且語類分析至為精當恐不可易似此處只當存疑

樊遲問仁子曰先難後獲而其答顏冉之問則並舉其功效何也

古聖賢立言垂訓雖未嘗計功謀利而有是德則有是效有是行則有是應其理不可誣也以其外見之功效考其所行之得失又何傷之有中庸九經大學八條皆未嘗不言功效禹益皐陶之告大舜亦然

乾道坤道朱子說奮發而有為靜重而持守兩句盡之矣陳器之所謂豁開雲霧淘盡泥沙無乃外來底義理耶

朱夫子之說乾道坤道正意也潛室之論引喻也正意固當為主形容引喻之說亦不可謂之外來而斥之如洪爐點雪堅壁清野之類程朱夫子亦未嘗不言

篤敬南軒以為篤於敬雙峰以為篤而敬何說為是耶朱子曰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據此則饒說似是

以文勢言之則固當如饒說而篤恭二字見於中庸朱子以篤厚於恭釋之以此例之南軒說亦恐可用今未敢質言

伯玉不對而出果合於聖人之道耶放弒之謀是何等大事
而視之若秦人之肥瘠可予尋常於此信不及說不去
此章集注終不免弟子之惑從前蓄疑至今未釋亦嘗有
私自劄記而恐涉僭踰未敢示人今於來問亦不敢率意
而對也

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知行似倒了
執德信道雖可分屬於知行而此章主意恐不重在知行
亦弘先於毅之義歟
灑掃應對是粗底精義入神是精底粗底也有所以然精底
也有所以然所謂貫通只一理也勉齋謂灑掃應對所以然

者卽至精之義是蓋以灑掃應對爲粗所以然爲精恐不是精義入神固不可屬之所以然而灑掃應對之所以然亦自有至精處勉齋說雖非正義其所指之意則亦恐不可不察也

上渕泉洪先生

精粗本末無彼此也熊氏以太極陰陽分屬精粗本末而栗翁則以爲精粗本末以氣言也今以上文五殊二實無餘欠之文勢例之則熊氏說似順未知如何

以陰陽對太極則陰陽爲粗而太極爲精陰陽爲末而太極爲本然太極陰陽初無二理故曰陰陽一太極也栗翁

說似是推言非此段本意
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各一其性卽所謂各具一太極也
男女一太極卽所謂統體一太極也熊氏以男女一太極爲
男女各一太極恐非是
男女一太極卽原說中陰陽一太極之意來說所謂統體
者得之然熊氏所謂各一太極者亦卽各具之意非謂各
爲一物不相交涉也

上淵泉洪先生

近思錄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注朱子曰功用言
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此

四句見於何書按語類所論妙用謂神者凡七條而其中止有下二句豈注之者有所增益耶若以妙用爲言其理則神與理其將無別耶朱子說必不如是然語類中有妙用是所以然一句載在義剛錄則此亦妙用言其理之意也區處不下伏乞示破

妙用言其理一句果屬可疑朱子嘗論心曰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竊謂此語可以論神蓋神之於天地猶心之於人也心不可直謂之理則神又安可以直謂理耶注者所採固未知其何據義剛所錄恐亦不免於記錄之誤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章出則不是葉氏以心有散逸釋出字而朱子以爲出便是已發葉氏說與此不合旣有朱子定論則葉氏之誤固不待辨然散逸者亦可謂之出葉氏說亦或可備一義耶

心生道也注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又曰心是箇活底物由前之說則生是生出之義由後之說則生是生活之義將何適從抑生物之生正訓本文而下段是餘意耶

生即天地生物之生觀上章穀種之喩可見若所謂活物者則泛論心體恐非正解此章之義也

胥有得似指思索之所得若如葉氏夜氣所養之說得無架

疊於息有養瞬有存之語耶

思索之所得者亦由於夜氣之清明則葉說與來示未嘗不可通行也張子嘗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得之卽此意也

觀物察己是誰語且何意

恐是當時人通行之語蓋謂外觀物理而反求諸內也程子之意以爲如此說猶有物我二歧之嫌若識得一本之妙則在物之理卽在心之理纔明彼卽曉此不待別加察之之工也

伊川先生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

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見第二卷)而明道先生曰以敬直內則
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此與伊川說不同何也
伊川說似是孟子本義豈明道借彼而明此歟
朱子嘗言必有事焉本爲養氣而言程子却借此言主敬
之工正所以釋此章之疑也來示得之
閑邪則誠自存葉氏曰閑邪之意卽是誠也此說亦好但程
子本意恐不如此
閑邪則誠自存猶言克己則禮自復也葉氏之說較深一
層來示所謂非程子本意者誠然
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非但程子之說

如此朱子亦嘗以夢輒釋經爲心有所繫而至論夢見周公則又似以爲因思而夢者得無未安否或曰在學者則是妄動在聖人則是至誠不息如何

伊川之意如此故釋夢見周公曰不是夢見形象只是夢寐嘗存行周公之道耳朱子曰孔子旣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或又問恐涉於心動否朱子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朱子之說如此蓋以伊川之說爲稍過也

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葉氏以徒善爲好仁徒是爲

惡不仁蓋好仁屬仁惡不仁屬義故也然而徒是二字語意
未暢且此篇皆說克治而此章專爲惡不仁說則所謂徒是
亦只當以徒好仁意看如何
徒是之意常所未解豈以善爲寬柔樂易之意而是則有
分別截斷底工夫耶義者宜也若以是字作宜字看則似
可粗通若如來說則徒是亦與徒善無別又何爲而有仁
義分屬之異哉
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明道此語不知所指
葉注引呂原明說正以氣象爲言而張伯行則以爲孟子
已後吾道不傳而浮屠之宮遍於天下千五百年之間必

無能講此事於此處者故先生之說蓋有感而發恐亦可備一義也

上淵泉洪先生 甲午

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向引此說有所仰陳則下教以爲其旨不然故歸而考之䟽曰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絶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于子孫此其爲說有與向日所陳而不同者耶繼禰之宗固非大宗之比而其爲宗子則一也引而爲證何至害義之甚乎

向所下教又以其文爲不可信夫小戴禮出於漢儒之掇拾者也往往有後人傅會之說固不可盡信至於此說則不然程子旣嘗引之見遺書十七卷朱子又嘗採而載之經傳通解見五宗篇則恐不可歸之傅會而不之信也旣有愚見不敢不畢陳而煩凟威尊悚仄悚仄

上臺山金先生 己亥

稽顙白巨浸稽天平陸成江伏惟比日台慈氣體候萬安家史重違下問之勤玆以愚見付籤以上譬如大匠構屋繩墨不煩椳闑扂楔各得其宜而區區血指之手乃欲斲而小之秪見其不自量耳幸須一一斤正還以賜敎如何如何論語

劄記並淵丈所批者伏上亦須痛加鐫誨至若命辭之差下字之失不須另有所誨只就原冊塗乙以示亦自不妨下諒如何

上臺山金先生 己亥

匪意令胤以書至敬審日下台慈氣體候萬安深愜區區家史付鐵例蒙印可誠非始慮之所及也三淵先生年譜謹領而此乃斯文之大事校讎之役與有榮焉而發凡起例若去取多少則莘煥之愚有何權衡可以與於此哉惟脫文誤句之釐正不敢不圖所以盡力耳論語說下教既以淵評爲盡之則固將以淵丈說作台慈說看而八字批誨此眞對證之

劑敢不書紳以猛省耶令胤與之傾蓋固已可喜而問有異聞行有日矣何幸如之

上臺山金先生 己亥

下示格致童子問伏讀數四其所以開豁蒙蔀者多矣鄭氏所謂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於惡深則來惡物者果不免有致知在先格物在後之失至若台慈之所自爲說則樂記所謂物至知知說卦傳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果是章句之證左而如所謂知之與物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相接而不能相離及所謂窮而盡盡而至者皆可謂一語破的曉人不當若是耶使鄭氏而在者亦將竪其降幡之不暇況謭謭拘

拘如阮氏之流其何能執鞭弭以與周旋哉其他如本末之物槩提明新二物格物之物統指天下萬物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者亦足以折王董方蔡之說孤陋得此庶乎其不迷於從違矣何幸何幸第於命辭下語之際不能無一二信不及處茲以別紙請教僭妄之罪固知難逭然義理天下之公也尊畏講明並行不悖故孔子之言子路以爲迂孟子之受與不受陳臻以前後之是非而言之朱門諸子亦以二說之矛盾而問難者不止一二則今茲請教亦不爲無所受耶幸須痛加批誨俾有以啓發憤悱則其爲惠於鈍根也大矣

上宋剛齋

壬辰四月十四日小生俞明煥莘煥敬煥等謹齋沐致書于祭酒丈丈下執事生等自八九歲已知東方之有尤庵先生也所以尊親而誦法者未始一日而忘也故竊嘗自惟以爲既未及生於先生之時得而親炙於先生之門也爲今計者惟有得交先生之賢孫以求其典刑得從先生之嫡傳以溯其心法得遊先生所居之地以訪其遺風餘韻而已矣然於此三者止得其一亦云幸矣其何能冀其二三耶惟丈丈下執事以先生之孫不去先生杖屨之鄉而所學者是先生之學也所道者是先生之道也其淵源之端的門路之正當鮮有其比故朝廷之所以禮遇士林之所以矜式者亦鮮有其

北向所謂求先生之心法訪先生之遺風餘韻者不之丈夫而將何之哉是以區區顧言之私不能自已思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者積有年所而生長輦轂之下足迹罕及於湖西且覲年非遠遊之日家計乏宿舂之資摳衣請教計無所出則日夜南望祇自浩歎而已近者從叔父出宰嶺南之尚州敬煥則以覲親來明煥華煥亦因先稿校讎之役暫遊于尚而尚之去仁里二百里而近也豈天借其便而然耶若不及今一往而先焉則將不免爲終身之恨不可但以李文公之罪人言而已於是請於父兄聯鑣啓行而取道華陽與青川祇謁先生之祠墓既又至此踵門上謁以煩

下執事干冒威尊極知僭踰然尤庵先生嘗引朱子見黃端明故事以書爲贄請見于金文正公今者之來蓋有所受且生等從六世祖文忠公與先生爲道義之交兄弟相視而五世祖府尹公亦嘗出入於先生之門事之如父則其世好之篤似或不至見辭於閽者也伏惟丈丈下執事毋孤其所以來之意俾得而一瞻顏色因以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幸甚幸甚

上洪梅山 癸卯

咸公爲人之如何固所不知然前事王氏後事 李氏則是失節之人也大者如此則小者不足道爲之作銘無乃不可

乎區區之愚則以爲學問雖如權陽村事業雖如黃庬村既是失節之人則亦不當爲之作銘未知如何

與李奉朝賀 輝正

伏蒙不外辱賜枉顧於衡茅之中委以四禮便覽校讎之役自顧無似不足以與此而平日所以慕夫先生者深矣文字之役義不敢辭忘其固陋畧陳所見而牙纛之啓行將有日矣勢不得不還完於其前故悤有以纔趂程限不免怱怱不盡且因草本之不在無以參互彼此使歸於正良可歎也原冊伏上而付籤百有五條具在其中幸有以鑑悉而去取之也

與李成伯觀洙

莘煥自十四五歲竊喜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語思有以徧交一時之賢士大夫與之礱磨乎道德之中顧爲人無所短長人不我與而狷介之性亦不能屈己而苟合孤立獨行有志未就幸而得尊兄於里中而源源過從則甚愜宿願兄亦不我遐棄引而置之朋友之列而以古道處之所以互箴而迭規者不止於一二而講習之月以爲課者亦已三年於此矣私心充然恒若有得抑亦因此而有撫念往日不知所以爲懷者舍仲之有才無命兄之所知也舍仲所著有所謂文會憲者盖本之以鹿洞之規參之以東林之約而附以己意

者也將與朋友共之而舍仲之性於人不輕許故朋友之擬於此事者不多如尊兄者卽其人也記昔丙子春夏之交舍仲歸自泮試之場謂華煥曰余於場屋中得一良士曰李君某也其容止都雅文華遒麗固已可愛而觀於其衣服却不似綺紈子弟至以弊袍立於稠廣之中而不以爲耻此其所存必有過於人者異日之成吾文會者非此人而誰也一日又自泮宮歸有喜色而言曰今日始得與李君傾蓋矣其時言語歷歷在耳而俛仰之間奄成古今所謂文會寃者歸於巾衍之藏嗚呼痛矣蓋華煥之愚能知以文會友之爲可喜者以舍仲之所欲爲也能知吾兄之可與從遊者亦以舍仲

之所願交也今幸交舍仲所願交之人爲舍仲所欲爲之事而舍仲之墓其櫝可材區區所以撫念往日無以爲懷者良以此也舍仲之於尊兄其交雖淺其所嚮往則若是其深而講會之月以爲課者又與文會憲所道者不約而合以此言之雖謂之兄之知己亦可也原藁玆以齎上幸惟視至仍題數語於其下以致其悼惜之意則後死之惆可以少塞而九原之下亦將莞爾而笑曰李成伯眞吾之知己也淚與筆下書不盡言

與李成伯 庚寅

屛伏空山啾喧不到靜坐讀書惟吾所欲然後始覺都城俗

學聲利場中決非士大夫久居之地未知輔漢卿果能味衆人之所不味否然此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也仄聞日前都騎在東郊計已還視不審兄候不以撼頓有損近日工夫者在何書亦有思索所得可以示及者否區區深所願聞華煥將老如在都時而比日眩暈之證往往而劇尋行數墨亦不能專一奈何奈何向者贈言之教深荷不鄙而自顧無似何以與此抑華煥之獲從吾兄遊久矣亦不敢以爲不知吾兄請以所見言之夫知行之齊頭並進是聖賢教人之法門而吾兄所以舉似於同志者也然觀於吾兄之所自爲則約禮功夫不如博文功夫其所以反而踐之者優遊涵泳

以聽其自適而已未見其有嚴立課程勇往敢爲底意不審吾兄不能自覺其如此否以兄所見之高明所操之剛直兄所自期與爲人所期者何如而所以著力者不過如此則將不免安於小成而狃於近利之歸矣竊爲吾兄惜之也雖然兄豈安於小成而狃於近利者耶良由所慎之妨功而然耳夫疾病之來聖賢之所不免也所慎之妨功兄亦如之何哉但許多歲月未必皆有所慎則爲學之日亦自不少而吾兄之與人說也動輒稱病以爲不可以自力此果出於撝謙之意則無害不然則吾兄所以爲學者日退而不能進必矣何也常以病字横著肚裏則自恕之心生自恕之心生則雖可

以自力而亦不自力雖可以自力而亦不自力則人亦以不能自力者恕我而不之責人亦以不能自力者恕我而不之責則我之所以自恕者愈固其可議到於與入堯舜之道哉革煥之愚亦嘗有驗之於身者矣其在怠惰放肆之時則事雖至易而力或不勝其在奮發激昂之時則身雖甚勞而病或不作由前之說是心爲形役者也由後之說是志壹則動氣者也故曰莊敬日強伊川之甚愛此語乃所以日履安地而筋骨無損者也願吾兄熟計之且吾兄之所愼何也眩氣與心疾是也退溪亦嘗有心疾而退溪之所成就果何如也栗谷亦嘗有眩氣而栗谷之所成就果何如也願吾兄勿以

心疾眩氣爲患患不立志如退溪栗谷如何雖然莘煥近日功夫亦以眩暈不能專一而急於芸人之田不覺前後之矛盾良可笑也然因一己之難克而謂人可恕此乃張無垢所以自悞而悞人者也凡吾二人所以交修而胥告者未嘗以第三等爲期寧容姑息苟且如無垢之爲耶且莘煥所以爲兄謀者不以其誠則兄所以爲莘煥謀者亦將不以其誠其何以得聞法語之言乎茲敢不避猥越傾倒無餘而嚮風引領更賦鹿鳴之首章以瓊報瓜此吾所望於吾兄者也

答李成伯 庚寅

念日書照未伏承手誨亦是念日所出其亦感應之理耶恭

審比日啓處晏護而溢幅辭意不止寒暄慰愜于中濯手莊誦至於紙弊墨渝而不忍釋也靜坐時愈覺紛擾之教不亦善乎嘗見農巖雜識云才要收斂思慮紛然何也未收斂時不覺其如此而收斂然後始覺其如此故耳嘗謂此言親切有味不曾實下功夫則不敢如是說到而高明所教與此相合於此有以見存養之日益固省察之日益密區區獻賀不容言諭至若忘助之病乃學者之通患也黔淺如華煥者不知所以自謀矧可以爲人謀耶然晦翁有言知其病而欲去之則只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所謂忘助之病亦患不自知耳苟能常常提撕知其忘助而欲去之則此便是勿忘

勿助恐別無方法耳然此無異於仰首而談浮圖爲得免上
蔡鸚鵡之譏耶可愧可愧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
偶讀近思錄至此忽有所感不覺瞿然試以人生稟氣而言
之則二十以前方長之時不消說三十而壯四十而強是亦
日至之氣也天下事尚可爲也過此以往則反而散矣難乎
自力夫子所謂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四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者正爲此耳每念少日之失學爲之歎咤殆
若日暮途遠者然而吾輩之年方在強壯之間及此努力未
爲晚也失今不爲後將噬臍願吾兄亟圖之毋或因循玩愒

之歸也華煥之愚亦將躡後塵而從之矣

與李用余時敏

北行贈言前人之所已道也更無可言借曰有可言者一夜之間搆出一通文字才亦有所不逮奈何雖然聞於先輩者有之矣請為尊兄陳之虜之敗歸其路有二若由沙漠則道路絶遠而逼近於蒙古若由平日所嘗往來之路則其間多㴁參歷井之嶺又有泥海必失脊路人馬陷溺其勢將假途於我國南塘此說豈無所據而然耶有引南相九萬之奏劄而為之言者曰按盛京志自瀋陽東北至烏喇八百二十里自烏喇東南至寧古塔五百三十里然則自瀋陽至寧古塔

固不過一千三百五十里而始旣向北終又向南則寧古塔在瀋陽之東矣取道於烏喇猶不免迂遠若自瀋陽舍迂取捷直向寧古塔則又將不至爲千里而我國西北二邊所以爲路者旣險且遠彼亦有所見耳舍吾邦之捷逕假遠道於他國寧有是哉其說似矣以愚所見則不然何也夫瀋陽所以東綰寧古塔者凡有六門鳳凰城邊門在其最南其北曰靉陽門又其北曰鹻廠門又其北曰興京邊門又其北曰英額門又其北曰威遠堡門其所謂東北至烏喇八百二十里者以威遠之路言之也舍迂取捷若如南相之言則出自英額門可也出自興京邊門可也而英額之東正與長白山相

值何以知其然也今以盛京志考之長白山在寧古塔爲西南在烏喇爲東南而其南則我國耳其高二百里橫亘千里而其窩集（滿州人以樹林爲窩集）之緜延者又不知爲幾千里雖欲舍迂而取捷其於長白之屬其前何哉是以迤而出長白之北則不得不取道於烏喇迤而出長白之南則不得不取道於朝鮮朝鮮烏喇二道之外更有何道耶若有之盛京志亦將言之矣嘗見息庵集云滿浦隣於建州碧潼昌洲之間卽與靉陽寬奠相對又嘗見建州聞見錄云自昌城至建州四百餘里自滿浦至建州四百四十餘里彼所謂興京卽古建州之地也彼之取道也或自碧潼始或自滿浦始固未可知而

始於滿浦則其所以假途於我者不過關西之廢四郡關北之厚州三水而已其或始於慈城始於虞芮則所假之道尤少而鴨水南北視其險夷而取舍之或由鴨水之南或由鴨水之北惟其所欲則西北二邊之旣險且遼亦不足言也但南塘所謂少失脊路人馬陷溺者不知所指無乃指烏喇之道耶彼若不由烏喇則將不免假途於我灼然明甚此正居於吾邦者所當一番講究者也顧吾兄留神往訪其山川道里之詳仍求其地誌若圖以來以得其情狀亦以示及於孤陋幸幸甚甚所祈行駕利涉僕夫遄歸

答趙孺文秉悳

十年分手半日覿面是亦猶賢乎已耶區區初計未嘗如此景學謂將速兄於其家以卜一夜故竊以爲喜將與幼安聯鑣以往從容講討而其所講討者亦有胷中之所排布矣如期而往則所會之地是蕭寺而非景學家也學旣不至安又謀所以旋軫而衣冠雲集縹緗山堆計非從容講討之時故不免躡幼安以歸而私計之愚猶以爲更有他日不意從者遄歸多少襞積吞而不宣心焉菀結非毫素之所可悉也手書留別深荷不靡展讀三四慰甚濯清文集校讎之役間已就緒否不惟此文集我老洲先生文集亦不可不一番校定如何如何此雖已經諸先輩手眼而議論攜貳不能歸一此

後人所以迷於從違未成定本者也折衷諸先輩議論固是後生之所不敢而不及吾輩在時與之商確以成定本則生於吾輩之後者又將何以爲之耶大抵文集之傳與不傳不在多寡之如何寧失之簡毋失之駁可也況先生平日規撫精約不以夸大爲喜則並其未定之草藁而圖所以傳之久遠者豈所以體先生平日之意哉此又兄與我之所不可不知故漫此布及耳其他吾輩所以報効我先生者不止一二而及門之士存者幾希環顧一世惟兄可以語此而河山阻脩合並未易奈何奈何書不盡言統希照亮

與李景受丙申

自兄榮擢以後聽於士大夫之言雖素所不知者亦皆以爲得人況忝在交遊之列自以爲畧窺其所蘊者乎其喜不容言喩但出則爲小草是古人之名喩也試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吾黨之士少而負士林之望者晩年出來往往有不滿人意者雖謂之憂深於喜亦可也以兄精詣之見其於出處一欵計已講之有素而及此閒暇亦將有一番料理者此誠區區之所願聞也大抵士之出脚也須要剛直自持凜然有壁立千仞底氣像便不到得墜隳此是第一等道理度吾力量不足以辨此則以三揖一辭爲一生法門如李文純之爲然後庶乎其寡過矣若曰以彼則過之以此則不及皆非聖

人時中之道也吾則以孔子之猶較明道之為條例司官為法云爾則不免為半上落下底人依違苟且畢竟狼狽無餘不審吾兄亦已思量到此否區區相愛之深不覺傾倒至此想有以諒之也

答洪聖用 在鳳

妾為女君齊衰不杖期禮也然齊衰者承衰服色不一妾為女君其將如出嫁女子為其父母之例耶抑與凡期服同耶幸詳教之

出嫁女為其父母是降服也除服後申心喪妾為女君是義服也除服後不申心喪其所以為服者固不同矣然觀於喪

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皆惡笄有首布總妾爲女君亦惡笄有首布總其言惡笄有首布總者止於此而已矣其餘不杖期非惟傍期雖正期亦無惡笄有首布總之文則妾爲女君不與凡期服等其承衰服色亦將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及婦爲舅姑之例矣古者婦爲舅姑亦不杖期家禮之定以三年以時王之制不敢不從而然也爲舅姑三年後唐之制而宋太祖因之

與洪景顏 進變

向得成伯書云尊兄近住道峯書院而士友從之者衆掛牌秉拂大開道場於光風霽月樓之間才聞此報使人神馳也

思有以趨就下風以聽天花亂墜之餘論而道阻且長秖誦不能奮飛之句耳未諦入山後作止何似所講見在何書講業齊魯之郊以觀孔子之遺風古有是語則二先生之遺風亦將可觀於道峯之院矣况其山水之勝足以發仁智之意此其可樂非一向依蒃於故紙堆者所可同日而語者也其所新得計亦不獨在於文字之中幸有以示及也華煥定省仍昔而離索日久不惟無所長進並與舊學而日以鹵莽奈何奈何前此在都城時不免有閒漫過從頗覺妨功則輒思深居僻處如古百原羅浮之爲也近在山中始覺前見之偏何也幽獨之中此心固易放肆而讀書有得無可與語則怠

惰之心有時乎生矣况窮鄉晚進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常不免夫之孤陋其所下工鮮不横走而旁騖者乎巖穴林下固是好箇題目而一向在巖穴林下亦不濟事古君子之拳拳於師友從遊者職此之由也大抵静坐讀書大都不如窮巷尋師求友窮巷不如大都以有償亾得失均矣佛氏所謂須具兩隻眼照破兩件事此非兄與我之所宜共勉者乎歲云暮矣感春冬之迭代慨離合之難常作意布此而紙短意長掛一漏萬統希照亮

答洪憲文 一純

所示理氣說首尾累百餘言經之以天人緯之以道器統體

各具不偏不倚單言兼指無適無莫如醫家之十全湯可以
雙補榮衛噫須求兩隻眼莫只向一邊去此我老洲先生之
一生法門而爲吾儕者之所宜守而勿失者也有子之言何
其似夫子之言也不勝欽仰之至第其下語之際不無一二
句可議畧貢愚見如不中窾不妨掊擊以示也
理爲主而氣爲配豈獨源頭之爲然哉雖流行亦只如此今
曰從流行言之則氣爲主而理爲配是何主客之倒置也豈
以流行之有所造作異於源頭之無爲而然耶夫氣發而理
乘之者若人乘馬然試問乘之者爲主乎所乘者爲主乎雖
然人心生於形氣謂氣爲主猶之可也乃若道心則原於性

命者也亦可以如此說耶配者合而有助之謂也助有造作底意非所以說理者而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義與道理也氣卽盛大流行之氣也孟子此說不亦從流行而言之者乎未嘗謂理配氣而謂氣配理幸有以更思之也

與申幼安 應朝

後生叢中出一口氣非所以向賢者發賀語者而爲親奉檄古有其人則是亦不可以不賀耶然此不過就兄一身分上事言之耳區區之愚閒兄登科不知所以爲辭自廊廟之上言之則得一輔佐之臣謂之可喜可也自林壑之間言之則失一師儒之長謂之可憂亦可也其將爲朝廷賀得人如王

應麟之爲耶抑將以東都處士之廬無人而爲之嗟歎如韓昌黎耶雖然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惟吾兄自期之爲然人之所以期兄者亦皆如此豈以朝野而有間乎使兄出而事君如古宏臣碩輔使人有所恃而不恐則不惟同朝之喜雖在野者亦皆可以受其賜矣向所謂東都之無人者不足憂也若隨行逐隊不免於和光同塵之歸則不惟林壑之有所失雖廊廟之上亦無所得何足爲喜哉輿望之副與不副惟在吾兄此非他人之所能與也然忝在朋友之列不容不一陳所懷故聊發狂瞽如此幸有以諒之也鷄鳴不已於風雨松柏後凋於歲寒當今之時誰可以擔此重擔者顧吾兄

明以教我

答沈君憲 宜德

磨鏡吹火兩說以愚所見則不可以初晚言也其說若相反而其義實相須寧容執一而廢一乎盖明德之所以昏有兩項病痛氣稟則拘其體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人欲則蔽於用周子所謂欲動情勝是也而氣稟不離本心譬則火之性不離其身也人欲生於外誘譬則鏡之塵自外而至也惟其不離也故曰所拘惟其自外也故曰所蔽變化氣質非吹火之倫乎克去人欲非磨鏡之族乎不如是兩下說破則其義不備未知如何

明德明命何爲其矛盾也愚則以爲離看則均之爲道合看則均之爲器明德明命未嘗矛盾何謂離看則均之爲道也夫道一而已矣惟其所在之不同是以其名之各殊在天曰理在人曰性以天之所與而言曰命以人之所得而言曰德理也性也命也德也其實一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孔子朱子之言其非明白之左驗乎試以范雎傳爲喻在魏曰范雎在秦曰張祿其入秦也曰諸侯客子而既入也曰客卿何以異於是若知客卿之爲范雎諸侯客子之爲范雎則命之爲理德之爲理亦可知矣何謂合看則均之爲器也大學之道在明乎至善故命曰明命德

曰明德使人知心之本體不昏而明昏明是氣也非理也理則無形尚何昏明之可言耶蓋理與氣合混融無閒自其所與而言則其氣精爽故曰明命自其所得而言則其心虛靈故曰明德明德明命何嘗不同哉但有在天在人之别耳今曰明德爲心明命爲性豈徒知合看而不知離看在明德則看得明字意較重在明命則看得命字意較重而然耶善予粟谷先生之言曰明德合心性之名愚欲足之曰明命合理氣之名

格物如言窮理物格如言理到所謂理到者理到何處之謂耶知此則知物格之說矣

鳳棲集卷之一目錄

書

答沈稚文二
答柳景誨
答金定汝三
答李公五
答尹殷老
答尹周老
答尹秉鼎二
答尹秉益二

答徐應淳
答朴洪壽
答沈琦澤
答黃厚淵
答吳英仲
答韓稚綏
答李秀敬 二
答金永禝
答李生一和
答郭東煥

答閔胄顯

簡通華陽院儒

鳳棲集卷之二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書

答沈稚文 奎澤

雖曰理之發而實有發之者非理自發也雖曰氣之發而必有所以發者非氣獨發也

此以栗谷之說而發明朱子之意見得精而說得快洵可謂一語破的甚善甚善但非氣獨發有些語病何也若截去首

尾孤行此句則嫌於理氣之俱發也不若曰理未嘗自發也曰氣未嘗徒發也如何如何

天有是理而人得之以爲性天有是氣而人得之以爲心此二句亦恐有語病嫌於理氣之爲二物

嘗觀羅整庵困知記以爲孟子道性善故所舉四端主意只在善一邊因以大學證之曰哀矜猶惻隱也賤惡猶羞惡也畏敬猶恭敬也如發而皆當又何辟之可言哉此說儘明白然則語夫四端而以爲無有不善者是正解四端者也以爲未必皆善者是四者之泛說者也二義不可偏廢圖說所以兩下說破者當矣第其爲說不免模糊既曰剔出善一邊言

又曰爲氣所掩而橫出者不善則其說不同而不言其所以不同者何也驟而見之語似矛盾未可以正解泛說之意而揷於其間耶至若以感物初動與大段發用而區別四七則竊恐其未然以端爲初其說固也而七情之爲七情豈必大段發用之謂乎此不可不一番更商如何如何

性情圖四端位置宜若以仁義禮智爲例而彼以流行此以對待者何也至若七情之分而爲二似無意義何踦贏不齊之乃爾耶必欲分而爲二則有一說焉喜怒哀樂之配於水火金木者自古有之而劉念臺與農巖先生說得分曉語其位置自有所歸惟愛惡欲三者未有以所處然羅整庵有言

曰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言喜怒哀樂之歸於欲也愚嘗因此而推衍之曰愛者喜樂之歸也惡者怒哀之歸也欲又愛惡之歸也其括四而爲二括二而爲一者如文言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之義但喜怒哀樂見於中庸而禮運所以並愛惡欲言之者非樂伊懼懼之與愛義若不襯故難者輒以此爲言然愛屬於仁惡屬於義而懼則屬於禮（栗谷以恭敬屬懼）禮者仁之著也懼未嘗不與愛同歸且人之爲情者不止於七（如四有之憂患五辟之敖情皆中庸禮運之所不言）而經傳所舉互有出入（不但四有五辟如四端之辭讓與恭敬亦然）不容死殺排定今以中庸爲主而參之以禮運亦何不可之有如愚不信有

證左之可言者春秋傳止說六情曰喜怒哀樂好惡此乃括四爲二之證也樂記先說性之欲然後方說好惡形焉此乃括二爲一之證也請以喜怒哀樂爲第一格愛惡爲第二格欲爲第三格如先天八卦横圖之例

與沈稚文

既裁唁竿復有所懷敢此覼縷無已煩瀆饋奠之暇所讀何書哀疚枯淡之中感發易而走作少所以前輩得力之多在於此也竊計高明所以操存而省察者近尤益固而加密區區淺所願聞鄙藁請教者若已繩削俾得速見以幸淺陋如何外此愚有以請教者亦有之容竢他日知遇之難從古所

云而今幸於吾身見之何喜如之然非面伊書已極缺然而金生既歸津梁絶矣自今以往書亦似未易臨風悵然言何能悉

答柳景誨 諄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象變辭占無往而不可通不惟程傳朱義之可以並行而不悖雖下此如瞿塘安溪之說就其中去瑕取玖則亦自各爲一說不知景誨亦知此意否大抵說象說數與說理不同何也理一而已矣其道圓象數者萬殊者也其道方圓則不測方則易知勢之所必然也請以一事證之觀於四書大全如陳定宇篤信朱子者也故其說謹如胡

雲峯自立己見者也故其說肆吾之讀大全也於定字則十取其九於雲峯則十舍其九及至讀易則不然其於雲峯之說取者多而舍者少其所以爲說者雖有傳義之所不言而揆之以象與數亦未嘗不合故耳吾嘗甚愛顧亭林之說其說曰盡天下之書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亭林其亦有見於廣大悉備之義者乎雲峯易說之取多舍少嘗與金渭師語此亦以吾言爲然豈吾所見不甚差謬而然耶

答金定汝 洛鉉

春初先施迄未報謝自顧負負汗流竟趾而禮尚往來似非

爲如吾兩人者道想有以神會也尔潤旋烜侍候萬重結夏之工所讀何書所述何文功令妨工勢不得不然而彼此賓主計有所定何至於擺脫不得耶班馬之書在兄亦可謂對證之劑如欲矯枉幸勿以過直爲慮也抑爲文亦如爲學足目須齊頭并進若徒讀而不能述則是何異於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乎洪武詩序一篇未必不如貨殖傳五十遍如何賤狀何足道哉自冬徂春朱墨而已四月以後則邑務稍閒時展緗素近又以糶糴多事凡以書爲名者一一束閣誠恐大雨漂麥如高鳳之爲耳其間所述作亦只有祈雨文四篇茲以仰呈幸與公五士弘痛加繩削以示如何五弘許有

所抵赫蹄煩貴僮之一往来也朱子釋經有互看之法三賢三幅亦不妨互看也

答金定汝

秋冬兩翰迄今在几案間矣其將寒暄而止耶不難修謝而修謝則有討論之語矣是以竢從容之時而自秋徂冬殆無片時從容故闕然未報秖自往来於中矣不意損書又至乃知吾兄之不我遐棄亦知吾兄知照之深不以往来之禮望我區區之幸曷有其涯前後所示謹悉而兄之高明寧有泛濫駁雜不知要領之病耶然而自知不足曰泛曰駁則亦似不至於十分精切幸須加勉圖所以不泛不駁如何秦漢八

家之文所以取舍元藝說亦好而此如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亦各從吾所好耳何必是此而非彼耶且元藝先學古文既而病其戛戛欲俯而就之華煥先學今文既而病其靡靡欲企而及之華煥與元藝亦未始不同道也未知如何然此在自得之如何鄙說與元藝說亦不必橫著肚裏矣秦漢姑舍須就八家求之於韓求之於柳求之於歐蘇曾王則於唐於宋豈無所得耶言止於此惟在神會

答金定汝 丙辰

嫂叔之無服檀弓言之奔喪亦言之而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言何謂也朱子答余正甫書以爲

不知孰從而勉齋所編續通解則喪服記中去此二句豈朱子晚年更有定論而然歟

儀禮所謂兄弟者不一而鄭氏註皆以族親釋之士冠禮兄弟畢袗玄注一也喪服記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二也凡妾爲私兄弟注三也凡言兄弟者皆是族親之謂則此所謂夫之所爲兄弟者獨非族親之謂乎故其注曰惟夫之昆弟之子不降蓋以昆弟之子混於兄弟而就兄弟之中區別其降與不降也疏亦以妻從夫服其族親而言之則其說更覺分曉然則喪服記所云何嘗有異於檀弓與奔喪哉朱子答余書書末有幸更熟考詳以見喻之語則

朱子之未及孰考可知也所謂不知孰從者其勢固然至若續通解之去此二句則誠甚可疑勉齋之用力於儀禮也有年矣鄭注之不見必無是理然而去之者爲其嫌於嫂叔之有服而然歟未可知也

答李公五應辰

天崩地坼寧欲無吪天開地闢又願少須臾無死向者手誨迄今莊誦而盈幅纚纚有足以開豁蒙蔀欽歎欽歎本之以六經參之以百家取材於秦漢而取法於唐宋果是作家之正道至若沿而不至於陳腐剏而不至於生割其說不偏不倚高明之悟於爲文乃至於此耶愚嘗得昭明太子所謂麗

而不浮典而不野韓昌黎所謂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兩語曰此真文章之模楷矣乃今知高明之説可與昭明昌黎而為三矣眼到則手亦到以此為文何難之有所論秦漢唐宋元明之文亦皆鑿鑿中竅無容更議但欲低視唐宋高步秦漢則區區之愚誠有不敢曉者房琯之車戰豈若邵堯夫服今人之服哉愚亦不自量度極力效昌黎而歐蘇以下則不屑為也所以大而無當至今無所得也舍歐而趣韓猶且不可況舍唐宋而趣秦漢乎竊嘗聞之黃鐘以上其聲太高應鐘以下其聲太低俱不得中律故斷自黃鐘迄于應鐘而下生上生於其間所以其聲之無過不及也文章亦然

先秦太高明清太低若斷自兩京迄于唐宋而斟酌損益於其間則是亦聖人造律呂之意也如何如何膠擾之中信筆及此不成倫理愧悚何已

答尹殷老 致祖

杪秋逢別忻悵俱深嚮風忉怛非毫素可旣不意華問落手恭審比日僉定省萬相區區慰釋不翅濯熱多少誨諭意溢辭表袞袞無涯三復以還不勝欽歎顧中間一二句語有所未諭夫讀書而無味騈淺如華煥之謂也高明昆仲寧有是耶抑愚聞之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無以用不用亦不得精心口相應非精義之謂乎足目俱到非致用之謂乎論語

德行之樣子也尚書政事之板本也適之貼吾身遠之貼吾國使句句實字字不虛則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不然出入口耳之間者止於章句訓詁之末聲斷而意詘然譬如相馬不以駑驥規規於驪黃牝牡不亦淺之爲知馬乎雖然文者貫道之器也以道則圓以文則方未有不得於文而得於道者也古之比馬內事則以毛外事則以物四黃既駕毛馬之謂也四牡孔阜物馬之謂也牝牡之不問若如九方之言衛騋魯駉尚可齊力而並驅耶夫馬鄭訓詁六經之驪黃也宋儒文字如胡氏之春秋其駑驥乎乃若朱子則得其駑驥而不失其驪黃所以其道大中而不偏也道有本末學有先

後故四科則以文爲殿四教則以文爲首不知其本如僿何不知其所先如野何然則高明之無味不失於此即蔽於彼二者必居一矣顧高明淺惟之雖然文章之學吾儒病之其病之也奈何爲無實也若以文而入道以道而爲文何病之有或曰文者道之賓也賓主不兩立兩立駸駸然至於倒置不如無賓或曰得於文有道通於道斯得於文何必學文爲也之二說不亦善乎抑知一而未知二也文之道竪之則以時而異橫之則以地而不同生乎古者不學而能之生乎今者不學則不能也生乎中國者不學而能之生乎東方者不學則不能也何以明其然也由秦漢而上之說辭文章合而

爲一故其辭達者其文必有章如六經之文豈有意於文者哉以言而副之墨而已矣是以國風之詩出於婦人者十九書之誓誥衆庶可以悉聽將三代之時夫人而工於文耶古所謂王曰格如今來來之語女曰觀乎如今看看之語所道如此所讀亦如此婦人而能說衆庶而能聽職此之由也唐宋以下則不然所道在彼所讀在此齟齬而不入不亦宜乎是以其辭雖達而其文未必章試以今之言而副之墨不曰王曰格而曰王曰來來不曰女曰觀乎而曰女曰看看其文將何如也雖然中國言語猶不離於文字乃若三韓方言如所謂徐耶伐尼斯今猶北方謂孝爲若韆西方謂仁爲釋迦

與文字不相干故以言配文往往名不副實甚者倒南北而幻黨晳就草木之名言之以海菜爲藿以稊稗爲稷蘆菔爲菁而海松爲柏如此之類不一而足雖叟僕未可終也字訓之不當如此況積字而爲句累句而爲章耶是故以言譯文則不盡乎其意以文譯言則不盡乎吾之意鉤之而不深構之而不密密而深俚俗而已矣穿鑿而已矣生乎今生乎東方不工於文可以得於文耶河南教人三分一月而功令居其一若視此爲例以二分屬之道一分屬之文何至賓主之倒置乎且學文將何爲耶爲其可以得於道也爲其可以傳吾所得之道也不得不智不傳不仁不仁不智相去一間耳

詩曰兩服齊首其是之謂乎若執一而廢一眼明而手不快不幾於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徠而短於撫馭乎此意恐不可不念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損下益上折長補短參亭而兩不倚是在高明裁處非人所能與也深荷知照不容自外枝蔓至此不任主臣之至莘煥憂患相守閱月不捨蕭寺之計中止未果近始携易住江干日省一卦而頹惰日久收拾不上即不論易道之如何雖文字訓詁亦無所得回思前言不覺背汗之至踵耳來紙謹頌無暇繙閱姑未拜完容俟後日歲行盡矣惟希侍學小徃而大來

答尹周老 致聃

高明之文大抵以理爲主而辭亦未嘗不章其精神風采往往有動人處固所欽歎但其結構之法差欠精密豈高明之意一於抒寫其於作家繩尺有所不屑而然耶大抵起承轉結之說出於後世之爲文者而朱子之解經也亦有承上起下以結上文之語則六經四子之文未嘗不如此此不可不知也凡爲文之法以起結爲重而起結須要相應風水家所謂回龍顧祖者是也大則一篇小則一章其法皆然而就起結二者而言之則結又重於起千里行龍到頭只是一穴者非此之謂乎結之無力則全篇無力結之無精神則全篇無精神故善爲文者必先思其結語結語未定而徑先下筆者

不知爲文之道者也結語旣定則中間鋪叙雖千變萬化自然不出於範圍之外如水之萬折而必東也不然則信筆鋪叙之際往往橫流不免爲弱水之旣西旣西而後乃欲迴瀾而東之則秖見其有龍門斧鑿之痕耳又安能使其結語而有力也哉

答尹秉鼎 己酉

左傳韓文亦不可不讀而左傳韓文豈若六經四子之有味耶功夫之得而專一惟冬夜爲然以左韓了三冬竊恐非計之得也且夫冬者四時之藏也夜者一日之歸也天地之氣翕於冬而發於春聚於夜而散於晝人之對時也亦若是而

已矣冬夜功夫須宜收斂凝聚以培根本何可舍經子之切實而趣史集之浩汗也哉經子之讀皆所以翕聚也史集之讀皆所以發散也如何如何然翕之以經又不如翕之以子之密頗明者之思之也

與尹秉鼎 甲寅

試院之行計非樂爲爲之仰念不任切切餘日尚多未可丐免耶未可丐免則可能至公無私以副一路多士之望耶若曰彼不可爲此亦不可爲則實非平日所自期與爲人所期者不審高明將何以處此近來科弊日甚一日人有恒言輒曰有司之不公古所謂獨鳥鳴春不望於士弘而望於何人

耶二十年讀書政要今日用幸有以一雪此言也然科場之徇私蔑公是自好者所不爲也豈敢有疑於賢者耶竊瞯雅量忠厚有餘而剛毅不足且恂恂退讓不欲炳炳而白故雖被非義之干而不能以嚴辭却之夫却之不嚴則志有所未暴志有所未暴則疑信相半疑信之相半此乃中間僥倖之計所由生也士弘獨不聞狐假虎威之說乎貪功市恩無所不有到此地頭將何以明其不然耶慮之不可不周計之不可不早想有以財量處之也吉凶榮辱在此一行愼之愼之

答尹秉益 丙辰

母柩之朝於考廟禮歟愼獨齋答尤庵朝夕几筵之問曰

得之而漢湖則曰儀禮但有朝祖朝禰之文而無朝辟之文檀弓亦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於大廟似無所據如何

家禮集考考證甚詳其說曰天官内豎曰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曾子問並有喪䟽焦氏引此以爲母喪亦朝廟之證但婦人於大廟義似不必朝而尚書大傳后夫人御於君鷄鳴告去質明入庭立魯語春姜纚笄而朝生既有朝死何不然此說似得之矣至於朝辟之不見儀禮恐不可以此爲斷死者母亡而父在則不當朝妣乎儀禮無朝妣之文矣婦人之葬也不當朝廟乎儀禮無朝舅朝姑之文矣不此之疑獨

於朝辟而疑之何也且儀禮亦當以經與記分而言之朝于禰廟者乃記之文也非經文也若以經文而已則止有遷于祖一句並與朝禰而不言矣蓋古人謂廟爲祖如祖有功宗有德賞于祖戮于社之類可見故止說朝祖而朝禰朝妣朝舅朝姑之義皆在其中朝辟亦豈有異乎乃若檀弓之文只是因朝祖朝禰字說出來其說不得不然而家禮則曰此禮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此本既夕禮遷于祖注文既曰尊者則所包廣矣愚則以爲檀弓之偏言不如家禮之專言如何然此不須多言愼齋尤庵皆已行之程子所謂不敢信己而信其師者此之謂也先師亦以愼齋尤庵說爲是

答尹秉益 丁巳

改葬緦服入廟與否禮無可據不敢質言然廟與墓不同或說似然何也歸而祭告也止云出主於寢見語類其除服也止云設虛位哭而除之見喪禮備要而服其服入廟之文則未之有也既無服其服入廟之文則晨謁朔參之服其服無乃未安之甚乎大抵改葬緦是禮家未決之案也喪服記止有此三字而鄭注云三月而除之王肅則引子思之言曰葬而除語類論此而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然其下文又引王肅所引子思之言雖不引葬而除三字而引其上下句語則亦似不以王肅所引爲贋說所謂當如鄭氏者豈得爲朱子之定論耶然

則其所謂出主於寢似有微意沙翁所謂設虛位哭亦似有微意服其服入廟恐難遽然議到

答徐應淳辛亥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

各非異字意也而言各則其異可知一非同字意也而言一則其同可知何也各者五行之謂也一者太極之謂也三淵所謂各是其一是性是也朱子於此固兩下說破其曰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此一段從各字上說出來其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此一段從一字上說出來故據前段而爲說者曰是氣質

之性據後段而爲說者曰是本然之性所謂仁者之謂仁而知者之謂知也當公聽並觀不必是此而非彼然合而言之則所謂各一其性者乃所以卽氣質而指本然也請以周子本旨而言之自太極動而生陽至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則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劈破下來所以明理一而分殊也自五行一陰陽以下則自五而二自二而一湊合上去所以明分殊而理一也而結之以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以起下段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之語愚未知所謂各一其性者是理一而分殊之謂乎分殊而理一之謂乎若曰分殊而理一則向所謂卽氣質而指本然者非耶卽氣質而指本然卽朱子所謂卽

陰陽而指其本體之意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朱子以不離
而言之乎以不雜而言之乎如是推去則此性字本旨可以
不言而喻矣

五性(水)(火)土(金)(木)之德也○南塘曰太極超形器之稱五常因
氣質而名

今有厦屋於此爲之房爲之室爲之堂爲之廂序而曰厦屋
者木石未具之稱房室堂廂序者棟宇旣建之名高明其將
許之乎夫太極猶厦屋也五常猶房室堂廂序也人物未生
猶木石之未具也氣以成形猶棟宇之已建也厦屋堂室旣
無分於先後則太極仁義其可以先後分之乎夫太極者五

常之渾然者也五常者太極之粲然者也蔡九峯所謂合之知其異析之知其同者此之謂也自形而上言之則太極五常皆不雜乎陰陽自形而下言之則太極五常皆不離乎陰陽但有形氣則有畛域語渾然於其中則窒礙而難言無形氣則無間架語粲然於其中則滉瀁而難見故其說太極不得已就無形○言之其說五性不得已就有氣㊌㊋㊏㊎㊍言之豈謂太極不可以不離看而五性不可以不雜看耶於其無形而粲然之實具焉於其有氣而渾然之妙存焉程子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是無形而粲然之謂也朱子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是有氣而渾然之謂也今曰太極超形器之稱

五常因氣質而名信如其言則太極只可以不雜言五常只可以不離言也由前則淪於空寂由後則泥於形器是何一面之東頹而一面之西圮也將見其左撐右支之不暇也此愚所聞於先人者故聊爲高明誦之而如欲究竟則其說甚長容竢異日合席

善惡男女之分也

以善惡配陰陽則陽善而陰惡以仁義配陰陽則陽有善惡而陰亦有善惡此固可疑而愚之所疑則不止於此中正仁義卽人極之四象也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亦在人之四象也據圖說解則中仁屬陽正義屬陰而至於剛善惡

柔善惡則其義似不然剛善之義與與直與斷與嚴毅是義也而幹固則是正也柔善之慈與順是仁也而巽則是中也以書視圖蒼素易而朔南倒惡在其通書之發明圖說也然則袁機仲之以仁屬陰不為無據耶此亦高明之所當問而未問者也請以所問者言以及於所未問也夫仁義者動靜之象也善惡者尊卑之象也一是橫說一是竪說言各有所當也中正仁義就仁義之中以流行言者也仁之體剛而禮是仁之著義之體柔而智是義之藏剛柔善惡就善惡之中以對待言者也以善言之仁之用柔而義之用剛以惡言之剛惡害仁而柔惡害義一是橫中之竪一是竪中之橫言各有所當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如何如何何無已則有一焉

好善爲仁惡惡爲義故仁與善同歸於陽義與惡同歸於陰其亦類聚羣分之義歟

答徐應淳 辛亥

所論爲學之方圖不知說者之意夫立志學問之頭腦也若曰居敬以立志則非所謂頭上安頭者乎立志如佛家之發願居敬如佛家之面壁吾聞發願而後可以面壁未聞面壁以發願者也有人於此銳然欲從事於敬則愚必謂之志已立矣

更詳說者之意以成始成終而言夫始終者小學大學之謂也十五志學以前亦有敬身功夫則其說不爲無稽但小學

教也大學學也小學之教行不著而習不察何足議到於居敬哉此圖所謂窮理反躬即大學格致誠正之事故斷自志學以後不必攙入小學之教也如何如何仍念此圖之作一依朱子之説朱子所以説學者止於致知力行居敬三者則立志亦是題外而栗谷擊蒙要訣以立志爲首章聖學輯要以立志爲首篇其於自警文學校模範亦皆首言之以其爲爲學之田地根本也是以竊取其意以補之而其詳在圖説可按而知也未知賢者亦已立志如古聖賢之爲否願聞之致知功夫有許多條目而至於力行則行其所知而已故不容復説許多條目如博文之博約禮之約其意可見而中庸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知居其四而行居其一者亦
識此之由也就此圖言之考之事爲以踐其實是守之於爲
也察之念慮以踐其實是誠之於思也至若求之文字索之
講論則其所以考而守之察而誠之者皆可以不失其道誠
之於思守之於爲此乃力行之條目也此外更有條目之可
言者耶因此而有所仰勉者明者之以此爲問無乃求之文
字索之講論而未及反躬之故耶出口入耳不如體驗而得
之如何如何

答徐應淳癸丑

暴其氣乃所以害之也而以害訓暴則語欠曲折陳氏所謂

發得暴者是也盖無暴與無害其語意之廣狹不同何也浩然之氣卽氣之配義與道者也志氣爲一故其說功夫亦一滚說去以直養者持志以養氣之謂也無害者戒其欲速而進銳也欲速志也進銳氣也下文以勿助長申無害之意此則志之罪也此節之志至氣次志氣爲二故其說功夫亦兩對說去持其志是志邊功夫無暴其氣是氣邊功夫而下文以蹶趨申無暴之意此則罪在於氣不在於志也害於志而罪不在志者除却發得暴外更有甚事如喜怒之過言語動作之無節出於無心者皆所謂發得暴也

足容重手容恭皆是制之於外而畢竟是持敬功夫乃所謂

持志也饒氏之屬之無暴不免以客爲主而左右之兩屬志氣則主客囫圇若如此說則持與無暴功夫何別來教既引恭而安爲言恭安二字未可打開耶以一時一事而言則足容重須要恭而安手容恭須要恭而安恭是持志之功而安是無暴之效也以兩時兩事而言則舒遲齊遬有恭安之別足與手之齊遬是持志而足與手之舒遲是無暴也詩之僮僮在公祈祈還歸論語之升堂屏氣出降逞顏皆與舒遲齊遬意思一般（舒遲齊遬當互看而如欲分屬則不得不如此）其境界之不可相侵明矣然持志無暴亦有同行而異情者如食不語寢不言爲其存心不他而如此則是持志也爲其氣窒不通而如此則是

無暴也饒氏所引行中鸞和步中采齊以此例之則謂之持志亦可謂之無暴亦可

答徐應淳

近思錄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葉氏註曰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此說然否按朱子答潘子善書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葉註似與朱子說不同據彼則恕先於愛據此則愛先於恕

恕者推己及人之謂也朱子以及人言葉氏以推己言於義則二說皆通以程子本旨則葉氏說不然施非及人之謂乎且葉氏就心說恕就事說愛恕先於愛其勢固然而授厥所

元則恕由愛生若不愛人何以能推己及人

答朴洪壽 壬子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流行之用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對待之體也先用後體語似倒了

動靜互根繼善之謂也陽也陰陽兩立成性之謂也陰也上文動而生陽先於靜而生陰故此亦先陽而後陰

太極圖解精麤本末無彼此也熊氏以太極爲精爲本以陰陽爲麤爲末而栗翁以爲精麤本末以氣言也二說孰是

以上文五殊二實無餘欠之文例之則熊氏說似矣然理與

氣不可以精麤言亦不可以本末言栗翁說是也朱子答劉叔文書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

答朴洪壽 丁巳

先妣大祥勢將待國恤卒哭後退行祥月本是九月而行於十二月則禫已過時矣禫固過時不行然尤翁有當禫之月哭而除服之說則似不可以不禫而無哭除之節哭除當在何時耶

按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句閒不同時句而除喪註云再祭練祥也閒不同時者旣祔明月練又明

月祥以葬與練祥本異歲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禫疏云禫本爲情淺不忍頓除也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註疏盡之不必贅陳而既曰不禫則大祥後有纖古禮既禫纖冠今之黲布帽子近之而無縞古禮既祥縞冠今之白布帽子近之可知有纖而無縞此乃所以不禫也不禫而纖是亦禫也惟有踰月吉祭而已既非當禫之月又無可除之服尤翁說豈謂是歟謂夫祥後禫前之遇國恤者也

答沈琦澤 乙卯

頃者左顧迄今仰荷繼而被手誨之辱溢幅纚纚傾倒無餘自顧不似何以得此三復以還忻與愧並所諭大奮發大振

作不料景圭所以立志者如此果能以大奮發大振作爲志則其大奮發大振作行有日矣日新富有可久可大庸可涯涘也哉然志者心之所之也不之他而之此之謂也是故未定爲意已定爲志愚未知景圭所謂大奮發大振作者是志之已定者耶抑意之未定者耶幸有以更入思量也勇不及人此正朱子所謂倚靠他人等待後時者也若知如此是病亦當知不如此是藥此在高明似是已見之昭陵而外此豈有別般方法耶三乘引誘是何言也不敢聞命須求可施者而施之也然所謂三乘引誘此乃爲不知有道理者設耳高明地位何待引誘且先以欲句牽後令入佛智此乃東萊所

以見非於朱子者也本領一非病敗百出以此相待不亦淺之為景圭乎因此而有所感於中者請畢其說竊嘗聞蔡建寧以舉業教人而因而誘之以聖賢之道喟然而歎曰世之諱學久矣以學為號則人不我從建寧之為此不猶愈於已乎若以文學為羊車政事為鹿車而為之先後則庶幾乎偕之大道近方大覺其不然安於小成學者之通患也牛車之不求而惟羊鹿之是安者吾亦知之何哉羊鹿之誘茍焉而已嗚呼豈徒茍焉而已哉羊鹿之為害於牛車也亦不少此為吾徒者所不可不知也然則程子所謂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者不惟自為之如此雖為人亦不可不如此如何

如何荷意良厚不容自外敢布腹心而言不知裁悚仄悚仄

答黃厚淵 癸丑

大學或問於經文則以所以然爲先而所當然爲後於傳五章則以所當然爲先而所以然爲後何也

以物言之則在物之理先於處物之義以格物言之則下學人事而後上達天理 或曰程子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而後二字恐不免有語病金滄卿曰不然物格便是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者亦有語病耶

答吳英仲 浚泳

或曰毋自欺是功夫自謙是功效未知如何

自欺是不誠其意自謙是誠其意毋自欺卽自謙之謂也此

如閑邪與存誠克己與復禮豈容以閑邪克己為功夫而存誠復禮為功效耶章句不曰己自快足而曰以自快足於己試問以自快足於己與誠意之文同耶與意誠之文同耶

傳之八章結語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與他章結語不同何也他皆正言此獨反言

毛氏釋詩有曰豈不言有是也愚亦釋此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言齊其家在修其身也蓋古人文字不拘一法正言反言惟本章語脈之所當何必規規於彼此之同不同也無已則有一焉此章乃明德新民之境界也明明德為三綱領之綱領故其於先本後末之義未嘗不三致意焉使人猛省

不容放過觀於經文之再以本末結之與夫聽訟章之揷入於三綱八條之間可知也試以此意求之此章結語亦似不得不然蓋正結不如反結之有力故也

答韓稚綏 章錫

前此貢愚於盛作者不過文字之利病而此則不然說到性情動靜不得不以義理之當否爲主而文字之利病落在第二雖存而勿論可也蓋古之爲文文與道爲一今之爲文文與道爲二故以理爲悅者其爲文類多平凡不能使讀者聳動以辭爲悅者其說理類多剌謬聖賢之旨以而不明得於此者不得於彼亦理勢之所必然也至若以文配道辭理俱

到前有農淵後有淵臺而淵臺以後未之聞也此豈夫人之所可能哉今此批評不知所以為辭將以作家之繩尺耶兢兢焉惟刺謬於聖賢之旨是懼將一於理勝如儒者之文耶左右之文體裁不苟雖一句一字亦不容有陳言此所以臨楮濡毫將下旋止幾於浹辰而闕然不報也自顧無似兩無所得何能與議於此而既荷垂問之勤不敢自外聊陳若干管見如左其在愚鹵可謂竭力而未知其中理與否也幸須一一斤正還以賜教則其為惠於竅啓也大矣抑有一說焉程朱學問歐蘇文章此乃　正廟所以垂褒於淵泉先生者也先生典型惟稚綏在焉請以此二句為稚綏誦之也

答李秀敬 戊午

大功以下成服於朔日者其除服將如之何有欲以死月爲準者沙溪是也有欲以成服月爲準者朴玄石是也禮必有義而沙溪不言玄石則言之其將從玄石耶玄石之言曰鄭玄之論稅服以爲五月之內則追服王肅則以爲服其殘月而賀循庾蔚之皆主鄭說若從沙溪說則是與服其殘月無異矣

沙溪東方禮學之宗也不可不從且鄭王二說皆未嘗質之於經鄭是王非吾惡乎知之若曰以賀庾所從而從之則是所謂從衆者也未見其裁之以義也朞以上除服亦以死月

爲準況大功以下乎此乃沙溪之說之所以然也

答李秀敬

北方之強固過之者也南方之強則未見其爲不及也不曰君子居之乎舜典曰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之言曰於禽獸又何難焉是皆聖人之道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何以異於是

以北視南彼善於此其爲君子猶孟施舍之爲守約也豈成德之謂乎寬柔以教於命契之辭則近之矣其於朴作教刑及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說何如也於禽獸又何難因於自反之辭也論語不曰以直報怨乎不報無道與此有異以直

者時中之道也不報者執一而無權者也

答金永稷

有兄弟居喪者注而吊之則兄拜而弟不拜於禮有之否不拜者其知禮者乎家禮吊奠賻章曰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止言主人而不言主人以下則衆子何嘗有再拜之禮乎然家禮之止言主人亦有所自不可不知也周書曰義嗣德答拜檀弓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康王是主人也重耳是衆子也

答李生一和

遠辱手誨慰荷良深能言而不能行此乃學者之通患而來

諭以反躬實踐為第一義誨所以自為者如此所以為人者亦如此果能一此不懈則他日之所就殆未可量也殊庸欽歎至若以講論為不急之務區區之愚有所未曉豈賢者不免有倒了一邊之病耶夫講論將以致知也知有未至則所謂反躬實踐者無乃擿埴冥行之歸乎左右既讀中庸請以中庸為證有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言何謂也且吾輩之所自期者是自誠明之事乎自明誠之事乎幸有以思之也

答郭東煥

大學傳文結語不同

結語只視上文語勢之所歸所以不同也為文之法亦豈一

定而不易哉至若十章之不結意有不盡味尤淡長老洲先生所謂如生龍活虎者是也然此等處非大義所繫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哉

答閔正字 胄顯

明德之旨不須多言須要識章句所訓二十一字加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若曰明德只當屬氣則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二句足矣下文云云是何添蛇足而續鳧脛也只說虛靈不昧則是亦莊氏之虛白也釋氏之真空也說明德意不盡故更說具衆理而應萬事二句之有無此乃儒釋之所由分也然具衆理應萬事二句又皆兼理氣說不容各有攸

屬何也具衆理者未發之虛靈也能具者氣而所具者理也應萬事者已發之虛靈也能應者氣而所應者理也非氣則不能虛靈非理則無所虛靈豈具理應事之外復有所謂虛靈不昧者哉來書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此之謂也所貴乎明德者爲其理無不具事無不應而遺了所具所應之實則止有能具能應之器堯之明此湯之顧此無乃買櫝而還珠乎顧高明之更思之也至若昏德穢德之稱理既不離於氣而氣有昏穢故理亦隨而昏穢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朱子所謂因天理而有人欲政謂此爾今若因昏德穢德之說而疑德爲氣則亦將因節性忍性之說而疑性爲氣乎且朱子

有言仁者心之德此德字亦可屬之氣耶來書所謂仁義未嘗離氣而只得謂之理者甚甚善善仁既只得謂之理則德亦不得不謂之理也審矣

陳北溪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而大全繫之朱子誤也栗谷駁之而汪長洲訂之可按而知也

簡通華陽院儒 代太學

說性於孔子之後者皆以孔子爲祖以大傳所謂繼之者善而言之則孟子之說是也以論語所謂性相近也而言之則楊氏之說亦是也孟楊二門各據一說而昌平之里未聞有引大傳引論語而爲碑者說性於朱子之後者皆以朱子爲

宗以中庸首章章句而言之則眞西山之說是也以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而言之則劉靜春之說亦是也眞劉二家各守一義而武夷之院未聞有引中庸引孟子而爲碑者古之君子豈不欲直己而折人哉誠以後人甲乙之爭不干於先聖先賢而揄揚聖賢非一人一家之私不以天下共公之言而言之則非所以揄揚之道也尤翁東方之孔朱也華陽書院尤翁之昌平武夷也蜜豈性信四字非大傳之一句則乃論語之一句也華陽碑文之引此一句者亦非所以揄揚尤翁之道其文之歸於不用職此之由也而碑石已刻之說忽復喧傳於近日此果何所據而然也某等後生也謏聞蔑學

何敢議到於此哉抑有所受於前人者請爲諸君子陳之盖渼湖先生之論此曰此斯文大事非一人可私又曰斯院之躋近皇廟殆與配享無異所以論撰表章者當一主春秋義理無容他辭又曰理氣之論雖其說甚當於此無甚著題若此之類見於書牘語錄者不一而足可按而知也吾黨之守而勿失不亦可乎至若蜜豈性信未必爲人物性不同之證渼翁言之詳矣而一邊則以爲然一邊則以爲不然各習其師不相爲謀如欲索言則生出無限葛藤豈若置而不言之爲愈乎大抵湖洛兩邊各引尤翁說爲證如孟楊之於孔子眞劉之於朱子這邊那邊俱是吾黨之長老也今不敢斷之

以孰爲孟氏而孰爲楊氏然議論携貳門户各立參差有年而爛漫無目道既不可以雙行言亦不可以兩是則後世尤翁之一扶一抑亦理勢之所必有也其自處以是而處人以非者兩邊皆然向使渼翁直以是非斷之而不許立碑亦無所不可乃渼翁之言未嘗如此其說碑文之可否只以著題與不著題爲說其意若曰撰次夫子之廟碑者不惟楊氏所據之不當引借曰孟子之所據亦不當引云爾此其所論不過文字體裁之得失而已至若議論之同異則不以物我而有所低昂大賢所以用心而處事者何如其忠且厚也凡爲今日章甫者勿以聚訟爲能事一以渼翁爲法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以俟後世之尤翁是乃彼此道理之所當然也奈之何急於務勝不念公議不顧先賢而蒼黃顚倒恣己之所欲爲也百年已定之論不容一朝壞了其主張而設施者果何人耶某等雖無似顧其所處則乃所謂賢士之所關也旣聞此事不容不言而諸君子俱在本院則亦不可謂不知此事幸有以財量處之俾勿生事於士林也若曰旣刻之碑不可中止則洛下旣發之論亦不可中止近日儒風雖不如古其爲諸老先生之徒者亦多矣豈肯低首下心坐視圭首之穹然而曾不能出一口氣乎至此則士林之不幸甚矣諸君子念之念之

鳳樓集第一冊正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二四	一二	四	夫	失
二	二二	七	一三	知	如
		一八	五	浚	俊